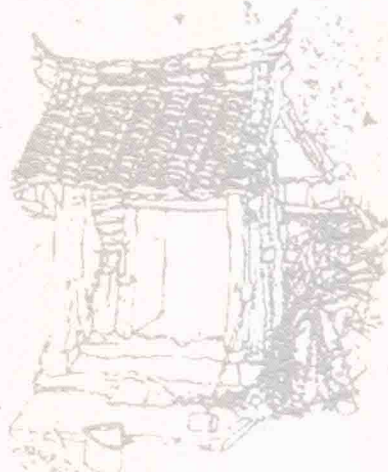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徐贵祥

盛宴

徐贵祥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小说典藏文库

盛



徐贵祥 著

宴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宴 / 徐贵祥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2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徐贵祥卷)

ISBN 978 - 7 - 5034 - 8527 - 5

I. ①盛… II. ①徐…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9019 号

责任编辑:蔡晓欧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21.25 字数:288 千字

版 次: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背锅人	1
好一朵茉莉花	31
三尺布	106
盛宴	154
识字班	231
对峙	272

背锅人

—

就任独立旅参谋长不到十天，郑亦雄就得出一个结论，这支部队什么都学会了，就是不会打仗。

不会打也得打。元宵节前夕，詹家店日军联队长河上川启动“水井计划”，到根据地抢粮食。清河支队派人送来情报，呼吁独立旅召集联席作战会议，共同防御，郑亦雄以时间仓促为由拒绝了，这一仗，他想露一手，再说，他压根儿看不起土八路。

直到召开作战会，郑亦雄才搞清楚，部队根本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那就是转移，避其锋芒。过去一直是这么做的，鬼子来了，能走就走，把鬼子留给土八路对付，等鬼子走了再回来。

只有二团团长王可范说，可以打一下试试，派一个营到莫宁岗南侧，等鬼子和八路军打响了，从背后偷袭，其余部队采取收缩方针，在卧龙岗和南李庄一带佯动。

王可范知道郑亦雄想打，因为郑亦雄是当年徐州会战中的敢死队长，得过云麾勋章，名气很大。年前何长官把他调到独立旅来当参谋长，实际上就是要控制这支部队，随时对旅长陈奇仁取而代之。王可范寻思，郑亦雄来到独立旅的第一仗就带着部队撤退，情理上说不过去，所以他提出这个方案，用心良苦，可以打又不大打，能打能撤，应该说

比较周全。

可是，郑亦雄没有领这个情，郑亦雄不喜欢王可范，不仅讨厌他的前土匪身份，也讨厌他左右逢源的做派，总觉得这个人蔫坏。好在郑亦雄此刻急于打仗，没有像过去那样刻薄，郑亦雄说，打仗重在决心，打，就要拉开架势打，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置于死地方可后生，不能首鼠两端。

王可范眼皮一耷拉，再也不说话了，心里琢磨郑亦雄否定他的道理，一则莫宁岗是八路军的地盘，他没有必要给八路军助威；二则莫宁岗同卧龙岗距离很近，郑亦雄可能怀疑他有推卸责任的嫌疑。

尽管军官们畏战情绪严重，态度消极，但是挡不住郑亦雄的踌躇满志，其实郑亦雄早就成竹在胸了，不仅要打，而且要打阵地战。郑亦雄当下部署了兵力，以卧龙岗和凤岗为一线阵地，以南李庄为后方依托，拒敌于琅琊山之外。

私下里郑亦雄交代作战科长田齐鲁，跟鬼子打仗，怎么打很有讲究，鬼子并不会落地生根，打完了他还得撤，但是我们可以借此做文章，从鬼子手里夺地盘。

田齐鲁最初没有听懂，直到发生了后来的事情，他才明白郑亦雄想干什么。

二

日军的先头部队中午到达，首先遭到莫宁岗上八路军的反击。日军打莫宁岗打不动，就退而求其次，转而进攻与莫宁岗相隔不到三公里的卧龙岗。

卧龙岗守军是王可范的二团，战斗打响后，阵地上一片混乱，只有不到一半人在打，另外的人要么躲在工事后面，要么躺在地上装死。

郑亦雄亲自督战，拎着手枪，昂首挺胸，从堑壕一头走来，走到一个东张西望的士兵背后，朝他身边开了一枪。士兵一惊，噉的一声跳了起来。

郑亦雄问，想活命吗？

士兵弓着腰，双肩颤抖，结结巴巴地说，想，做梦都想活着！

郑亦雄说，那就给我好好地打，打退鬼子你才能活命！

士兵愣了一下，扑到战壕边上，拉开枪栓放了一枪。

壕沟另一处，一个士兵抱头筛糠，郑亦雄大步流星走过去，向士兵的脚下开了一枪，还是那句话，想活命吗？

士兵抱头在地上乱滚，嚷嚷道，不想，不想活了！

郑亦雄吼了起来，什么？不想活了？那你还等什么？赶快去跟鬼子拼命啊，死了还算以身殉国！

士兵叫了起来，不，不，俺说错了，俺想活命！俺不想死！

郑亦雄上前扇了士兵一个嘴巴子，妈的，想活命还不去打鬼子？鬼子上来了你活个鬼啊！

士兵连滚带爬，扑到战壕上，使劲地放起枪，并且站起来扔开了手榴弹，疯了一般。

郑亦雄一路走去，一路放枪，嘴里一连声喊，起来，起来，给我上去，装死罪加一等，临阵脱逃，格杀勿论！

一个士兵被对方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正要开溜，冷不丁地往身后一看，朦胧中看见郑亦雄拎着手枪又回来了。士兵打了一个冷战，转过身去，扑在堑壕边上，起劲地拉动枪栓。

本来不堪一击、随时崩溃的阵地，在郑亦雄走了一遭之后，所有的人都伏在堑壕前壁上射击，子弹顿时密集起来。郑亦雄挺身站在阵地上，高声喊道，给我抬起头来打！

一发炮弹在前方爆炸，几个士兵连忙卧倒。一个军官从灰烬里试探着伸出脑袋，看见郑亦雄正抱着机枪扫射。军官打了个哆嗦，向身后挥手大喊，快起来，给我打！

这时候已近黄昏，经过几轮反冲击，郑亦雄的信心更足了，大咧咧地站在工事外面，对田齐鲁和王可范说，鬼子增援不多，说明土八路在莫宁岗打得不错。

王可范说，鬼子太难打了，铁皮脑袋不怕死！

郑亦雄放下望远镜，不满地看了王可范一眼，自负地笑笑，狗屁，一样都是爹妈生的，没有不怕死的！张自忠将军说过，不是日本人不怕死，而是我们中国人太怕死！

打了一个中午，情况总体不错，郑亦雄决定下午把指挥所推到凤岗，他倒是要看看，日本鬼子的脑袋是不是铁皮包的。

没想到，怕出鬼偏偏就出了鬼，到了下午，郑亦雄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三

凤岗阵地的指挥官是张谋金。张谋金是第一次面对面同日军作战，他压根没有想到仗会真打。战斗发起后，他把希望寄托在卧龙岗和莫宁岗上，莫宁岗的八路军死不后退，卧龙岗上有郑亦雄督战，也是铁板一块。很快日军就发现凤岗是个薄弱环节，集中了一个中队日军和两个中队“皇协军”，在迫击炮的掩护下向上冲锋。

好在莫宁岗的八路军反守为攻，从侧翼出击，加上卧龙岗上郑亦雄指挥炮火压制，日军的第一轮冲锋才铩羽而归。

到了下午，日军组织第二轮冲击，郑亦雄调整兵力，重点保障凤岗。只要张谋金再坚持半个小时，援兵就能赶到。但是张谋金已经筛糠了，一发弹片擦着张谋金的肩膀飞过去，张谋金伸手一摸，手上有血，这就成了借口，把指挥权交给连长赵大脚，自己撤下了阵地。

张谋金一走，赵大脚根本指挥不动另外两个连队，打了一阵，也脚底板抹油，带着残兵败将溜了。日军没怎么费事，就把凤岗占领了。

凤岗落在日军手里，其实对郑亦雄的威胁并不大，因为日军据点在詹家店，离这里还有几十公里，他不可能在这里扎下一个孤零零的据点。但是到了半夜，发生了郑亦雄最不想看到的事情，莫宁岗上的八路军饿着肚子，又把凤岗从日本人的手里夺了回来，这就让郑亦雄难受了。凤岗落在八路军的手里，还不如落在鬼子的手里，落在鬼子的手里，他还可以随时夺回来，而落在八路军的手里，他只能望洋兴叹了，

因为清河地区联合抗战协议白纸黑字写得清楚，凡战略要地，任何一方从日军手里收复，即为该方控制。

郑亦雄打落门牙吞肚里，千恨万恨，把账算到了张谋金的头上。

这次战斗打了半天半夜，清河支队全面出击，日军没有捡到便宜，反而死了一个中队长，伤亡二十多人，“皇协军”更惨，死了一百多人。打到后半夜，河上川下令撤退，元宵战役宣告结束。

第二天一大早，郑亦雄下了一道死命令，通缉张谋金，何时发现，何时枪毙，何地发现，何地枪毙。

不久，田齐鲁的手下果然侦察出张谋金藏身的地方，竟然在马边锋的姨太太家里，原来张谋金是马边锋的小舅子。郑亦雄二话不说，命令田齐鲁将马边锋姨太太家围困了三天，终于抓住张谋金，一颗子弹打出一个天大的麻烦。

四

独立旅的兵员多半来自土匪，一团团长马边锋和营长张谋金过去同清河大土匪张云杰是把兄弟。抗战初期，张云杰当了汉奸，马边锋和张谋金的队伍被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编入抗日独立旅，跟着草包司令陈奇仁，本以为可以吃香喝辣，不料何长官派来一个参谋长郑亦雄，这个人自视甚高，天天琢磨跟鬼子打仗，马边锋和张谋金等人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跟鬼子打什么仗啊，弄得不好，砸饭碗是小事，丢脑袋可是大事。

张谋金就死在马边锋的眼前，临死的时候还大呼大叫，说马边锋真是草包，俺把俺的姐都送给你日了，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枪毙你的小舅子？

马边锋那时候没有办法，郑亦雄在独立旅飞扬跋扈，连旅长陈奇仁都让他三分。但是，回到家里他就有了办法。他把二团团长王可范请了过来。

王可范过去也是土匪，不过他和马边锋不一样，他读过书，他上山

寨是为了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后来当了山寨的军师，给匪首张云杰上了一个“仁寇”的治寨方案，不滥杀无辜，不滥杀老幼，不滥杀读书人……一句话，十个不杀，对内还要实行上下平等。这个方案十分不讨张云杰喜欢，张云杰说，这个不杀，那个不杀，还当什么土匪啊，那不成了观音菩萨了吗？

后来日军占领了清河，张云杰摇身一变当了“皇协军”的师长，马边锋差点儿就跟张云杰下山了，又被王可范给追了回来。王可范说，当土匪可以，不能当汉奸，当土匪还可以做好事，当汉奸会遗臭万年的。马边锋听了王可范的，二人才带着队伍投奔了陈奇仁，确实扬眉吐气了一阵。然而好景不长，何长官派来郑亦雄，郑亦雄不仅厌恶马边锋，连王可范也不放在眼里，多次在公开场合羞辱王可范匪性不改，首鼠两端，弄得王可范心灰意冷，好几次在马边锋面前说过“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这天马边锋和王可范密谋许久，马边锋提议还是投奔张云杰，好歹脑袋别在自己的裤腰带上，比拎在郑亦雄的手里强。王可范也有点动心，他的第一个想法是，首先干掉郑亦雄，这是他当前最想做的事情。第二个想法是，先跟鬼子混一阵再说，看看局势发展，如果鬼子继续得势，那就啥也不说；一旦鬼子失利，在鬼子那边，还可以拉出一支队伍，有枪就是草头王，不愁没本钱。

商议好了，马边锋就派手下连长赵大脚潜入詹家店，向张云杰报信，二月二那天举事，请求皇军派兵接应。王可范也派人送了一封信，不过不是送到詹家店，而是送到清河，向八路军清河支队司令员杨蓼夫告了郑亦雄一状。因为郑亦雄已经秘密部署，要在凤岗挑起事端，嫁祸八路军，然后一举武力收复凤岗。

王可范的这封信可谓一箭三雕：一是挑拨清河支队和独立旅的关系，确保举事的时候清河支队不帮郑亦雄的忙；二是杨蓼夫如果增兵凤岗，会分散郑亦雄的注意力，保证举事成功；三是举事成功之后，他和独立旅决裂，在八路军那里就留了一份人情，没准会成为一条退路。

五

张云杰接到马边锋的密信，当即向河上川报告，河上川喜出望外。二月二这天一大早，按照马边锋提供的路线，河上川派出日军一个中队和“皇协军”一个大队，到琅琊以北芽子谷接应叛军。

王可范的密信送到清河的时候，杨蓼夫正在球场上训斥特务营长孙大竹，因为孙大竹打球老是犯规，还差点儿把杨蓼夫绊了一个跟头。杨蓼夫心情本来就不好，看了王可范的密信，心情就更不好了，把信一扔说，他打他的凤岗，我打我的篮球。回过头又去训斥孙大竹，再犯规就关禁闭。

副司令龙捷三千着急，直到把球打完，龙捷三问杨蓼夫，到底怎么办？

杨蓼夫说，不办。

龙捷三说，郑亦雄挑衅，我们总得有点准备吧，至少要发电报给周杰宁，做点准备。

杨蓼夫哈哈一笑说，我一大早找朱大爷算卦了，郑亦雄这个背时的家伙，凤岗他打不成了，他后院失火了。

龙捷三吃惊地看着杨蓼夫问，算卦你也信？

杨蓼夫一本正经地说，朱大爷的卦我当然信，灵得很！我现在考虑的是，郑亦雄后院失火了，我是给他送一桶油呢，还是送一桶水。这样吧，你跟我一道，再去找朱大爷算一卦。

直到半个时辰后，独立旅的作战科长田齐鲁飞奔清河，向清河支队首长求援，龙捷三才惊疑地得知，杨蓼夫说的后院失火是怎么回事，原来是马边锋和王可范要反水，并且扣押了郑亦雄。

六

对于郑亦雄来说，二月二这天是个黑色的日子，这天本来是他计划

收复凤岗的日子，据说，莫宁岗上的八路军团长周杰宁已经给部队发了动员令，随时准备拼刺刀了。

副参谋长叶乃伍和田齐鲁一起苦苦哀求，不能同八路军动武，二人历数在刚刚结束的元宵战役中，八路军浴血奋战支持独立旅的事迹，郑亦雄充耳不闻，一意孤行，硬是下达了进攻凤岗的命令。

可是命令刚刚发出不到十分钟，清河支队的地下情报组织就给他送来了内部叛乱的密报，詹家店的日军和汉奸都出动了，汉奸头目张云杰扬言，要在二月二这一天，让独立旅灰飞烟灭。

情况急转直下。悲愤之中，无计可施，郑亦雄恨不得找根绳子把自己吊死。叶乃伍和田齐鲁反复劝说，他才同意化敌为友，派田齐鲁到清河支队搬救兵。人是派出去了，可是，杨蓼夫帮不帮忙，还是两说。

田齐鲁出发之后，郑亦雄脑子一热，决定带上警卫排，到二团去游说王可范，他承认他对王可范有失敬重，但王可范比马边锋有脑子，一旦迷途知返，尚可挽救危局。

叶乃伍要求同行，被郑亦雄制止了，郑亦雄还交代叶乃伍说，郑某委托兄弟一桩事，如果八路军见死不救，我死之后，请你把这封信交给墨镇国立中学的宋瑜女士，我琅琊独立旅尚有一千爱国将士，将以我们的热血唤起民族的觉醒！

交代完毕，不由分说，带着警卫排，飞马径奔二团。

结果没有侥幸，王可范根本没给他这个面子，直接下令把他看出来了。

王可范倒是温和，不紧不慢地说，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和老马确实不想跟你混了，你不要着急，我们来谈谈。自从你来到琅琊独立旅，我们弟兄被你搞得鸡飞狗跳，我和老马有一肚子话要对你说。

郑亦雄虎落平阳，毫无办法，一屁股坐在弹药箱上，看着王可范说，那你就说吧，我洗耳恭听。

王可范在郑亦雄面前踱着步子，态度不卑不亢，声音不高不低，脾气不温不火，侃侃而谈——郑参谋长，说实话，我佩服你这样的军人，出身富贵家庭，黄埔军校的高才生，徐州会战的英雄，天子门生，军中

豪杰。论人品、论才干，我等自愧不如。也正是因为你有高贵，你有学问，你有战功，所以你就看不起我们。

郑亦雄冷冷地说，这就是你们卖国求荣的理由？

王可范说，不，郑参谋长，别打岔……我们出身草莽，我们贫贱得像一棵小草，我们虽然穿上了国军军装，可是在你的眼睛里，我们仍然是流寇，仍然是土匪。平心而论，你相信过我们这些人吗？

郑亦雄说，我承认，你说的是事实。常言道，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王团长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不能因小失大。国难当头，应该拿出爱国之心，忍辱负重，共赴国难，你我个人恩怨自然一了百了。

王可范说，爱国之心？共赴国难？你说得轻巧，我凭什么要有爱国之心，我为什么要跟你共赴国难？这个国家是我的吗？

郑亦雄说，这个国家是我们的。

王可范说，哈哈，别给我甜言蜜语了。这个国家不是我的，也不是我们的。这个国家是你的，是你们的。你们这些公子哥儿，吃的是佃户雇农交纳的租子，穿的是绫罗绸缎，上的是洋学堂，当的是正经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锦衣玉食。而我们呢，从小贫寒，长大还是贫寒。没本事种田，有本事当匪，永远都像老鼠蝙蝠一样，生活在阴暗的角落。

郑亦雄说，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

王可范说，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但这个国家不是我们的。我们是这个国家里的牲口，这个国家就是我们的牲口棚！

郑亦雄按捺不住了，吼道，卖国求荣，千夫所指，就算你把我琅琊独立旅毁了，把我郑亦雄大卸八块，就算日本鬼子给你几块肉骨头，可是，你觉得那样的生活是你追求的生活吗？做梦都是噩梦啊！

没想到马边锋也在二团，这时候从阵地的一个角落慢吞吞地走出来，皮笑肉不笑地说，郑亦雄，死到临头了，你还在这里大义凛然？你以为你是戚继光关天培啊！你要是明白人，干脆拉起队伍跟我们走，我保证给你搞个师长旅长当当，到那时候，我们还听你的指挥。

郑亦雄呼啦一下站起来，出其不意地拔出手枪，败类，我先杀了

你，以谢国人！

说着，举枪要打，王可范哈哈一笑，手一挥，几个士兵一拥而上，把他捆了起来。

七

整个事件像一出戏剧，一波三折。先是郑亦雄要同八路军反目，武力挑衅凤岗；接着是王可范和马边锋反水，要郑亦雄人头落地；再然后是郑亦雄从省城带来的几个军官组织最后的力量，准备挫败王可范和马边锋的阴谋，独立旅的形势，每一分钟都在变化。

在这个错综复杂的格局里面，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清河支队，清河支队支持谁，谁就稳操胜券，这是不言而喻的。

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尽管郑亦雄看不起八路军，始终没有同清河支队建立真正的联合抗日阵线，但清河支队不跟他一般见识。在接到田齐鲁的求援信之前，杨蓼夫已经下达命令，周杰宁的一团在凤岗就近出兵拦截接应的日军和汉奸，同时派出孙大竹的特务营火速穿插到芽子谷，营救郑亦雄。

自抗战以来，这是清河支队最占便宜的一次战斗。首先是周杰宁的一团在芽子谷北侧打了日军一个伏击，缴获了两挺机枪，还打死了三个鬼子和二十多个“皇协军”，俘虏了一名日军中尉。然后是孙大竹在芽子谷南侧追上了反水队伍，救出郑亦雄之后，又将叛军残部包围在一线天峡谷。

眼看天快黑了，王可范和马边锋的身边已经不到五十人了。马边锋见势不妙，准备投降，王可范悲愤地向八路军喊话，八路弟兄们，你们为什么要帮郑亦雄？他昨天夜里还在部署要打你们的凤岗，要不是我们从背后捅他一刀子，你们的凤岗早就血流成河了。

孙大竹虽然把郑亦雄救出来了，但是对这个国军长官并不尊重，嬉皮笑脸地对郑亦雄说，王可范说得对啊，你真的打我凤岗的主意，那就是破坏抗战啊，干脆，我不跟他们打了，我把他们放过来，让他们为民

除害。

郑亦雄恼羞交加，可是确实有把柄在人家手里，只得忍气吞声地说，兄弟一时糊涂，可是，兄弟阡于墙，咱们毕竟是友军，王可范他们可是要当汉奸的啊！

孙大竹说，那好，看在徐州会战的情面上，咱们不帮王可范了，咱们还是帮你。你说怎么打？

郑亦雄的满腔仇恨都集中在王可范和马边锋的身上，等叶乃伍率领他的警卫部队赶到，八路军已将王可范和马边锋最后的三十几个人压缩在不到两亩地的狭窄地带，郑亦雄下令，集中迫击炮连、机枪连、特勤连、直属营，全部火力，急袭十分钟。田齐鲁和叶乃伍苦苦哀求，说那里面有好多都是受蒙蔽的，可以活捉回来，还可以当兵，但郑亦雄充耳不闻，命令，全部消灭，一个不留！

密集的炮弹、枪弹顷刻间飞向那两亩地，火光四起，山崩地裂，惨叫声、哀求声不绝于耳。三分钟后，再也没有一丝声息了，连孙大竹都禁不住直吸冷气，乖乖，这伙计可真狠啊！

八

郑亦雄确实不该下手那么狠，诚如田齐鲁所言，被那顿炮火化为齑粉的，多数都是受蒙蔽的底层官兵，而叛乱的罪魁祸首王可范和马边锋，已在此前从小路逃走了。两个人藏在树林子里，等待夜幕降临。

战斗结束后，郑亦雄立即布置搜山，而且是梳篦式一遍遍地搜，王、马二人饥寒交迫，就是不敢动。

后来王可范发现了两轮搜山之间的间隙，对马边锋说，不走也得走，等到天亮，必死无疑。两个人于是摸黑下山，刚刚走上一条小路，就听见脚步声，赶紧就地卧倒，匍匐到一个树丛下面。

过了一会儿，声音清晰了，二人更是心惊肉跳，原来是田齐鲁。田齐鲁说，大伙儿给我看仔细点，尤其是路两边的小树林，发现马边锋和王可范，就地解决。赵大脚，你带二排到那个洞口去，看看里面有没有

情况。

赵大脚应了一声，到前面去了。

田齐鲁又交代，老赵，你不用担心，抓到马边锋和王可范，既往不咎，还有重奖。

田齐鲁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赵大脚也参与了叛乱，到詹家店给汉奸送信、搬鬼子救兵的就是他，好在他见风使舵来得快，一听说清河支队出动了，立马反戈一击，才被郑亦雄饶了一命。

赵大脚说，我明白，我一定戴罪立功，戴罪立功。

田齐鲁说，其余弟兄，稍事休息，等赵连长他们回来。田齐鲁说着，走到路边，登到一个高坎上，解开裤带，准备撒尿。

树丛后面，马边锋突然激动起来，刚要站起来，王可范一把抓住他按下，老王你要干什么？

马边锋说，赵大脚是我的人。

王可范说，你的人？现在全成了郑亦雄的人，你已经是孤家寡人了，不能乱动。

说话间，田齐鲁带着几个人向这边走过来，马边锋悄悄地掏出手枪，正要上膛，王可范把他按住了，说，别弄出响动，不像发现我们了，好像是尿尿。

马边锋紧张地看着几个人影，在月光下像一面移动的黑墙，突然听到田齐鲁喊了一声，弟兄们，把机关枪给我架起来，向马边锋和王可范，开火！

马边锋吃了一惊，差点儿跳了起来，王可范眼快手快，一把将马边锋死死按住。

小路边上，八路军士兵们嘻嘻哈哈，走到树丛前面，纷纷解开裤带，尿得酣畅淋漓。尿水从树枝上落下，顺着王可范和马边锋的脑袋往下流。

一个军官一边尿一边说，田科长，从晚上找到半夜，尸体堆都翻八遍了，也没有见到这两个家伙，会不会被汉奸接走了？

田齐鲁说，参座的脾气你不知道？见不到活的，就一定要见到死

的。找吧，现在回去肯定挨骂，找到明天早晨，太阳出来，你我回去交差，就说被炮弹炸碎了。

田齐鲁说着，又往前走了一步。军官说，田科长，你怎么尿这么长时间？

田齐鲁说，唉，都是这两个叛贼害的，从接到任务，到现在，只喝了两碗稀饭，没见到几粒米，都是水。

赵大脚带领几个士兵回来向田齐鲁报告，没有发现活人，田齐鲁这才系好裤子，带人走上了左边的小路。

马边锋和王可范终于躲过一劫，抢在天亮之前从河底潜出琅琊山，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像两个叫花子，这副模样比化装还要像，掩护他们一路要饭逃出琅琊山区。

到了渤海边上，两个人分析局势，郑亦雄对他们恨不得食肉寝皮，八路军也不怎么待见他们，张云杰和陈奇仁那样的草头王根本靠不住，渤海是断断待不下去了。

走到一个礁石背后，马边锋说，三天了，我只吃了几个地瓜，我真不想活了。

王可范说，我身上还有洋钱，到前面那个船上，弄点吃的，先到海兴，把弟兄们联系上，带到三道林子，重整旗鼓。

马边锋没想到三道林子还有王可范的队伍。王可范说，都是日本人占领詹家店那年去的，现在有百十号人，几十条枪。

马边锋激动了，连声说，好，好，老王，你还是我的军师，我就听你的。

王可范说，听我的，就是活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马边锋来了精神，突然转身，面向波涛滚滚的大海，喊了起来，郑亦雄，你给我听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老子迟早要收拾你！你就等着吧！